

東西晉演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東西晉演義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鉅重訂出像註釋通俗演義東晉志傳題評卷之一

秣陵 陳氏尺牘齋 評釋

繡谷 周氏大業堂 校梓

起自東晉建武元年四月丁丑歲

止於東晉太寧元年八月甲申歲首尾共八年事實

元帝頒詔赦天下

中宗初亦集封琅琊

建業金全後

六 卽說晉中宗元皇帝司馬睿字景文乃宣帝曾孫琅琊王司馬
顯之子初為安東將軍因愍帝被僞漢劉聰所弑諸將固勸乃
卽大位於建業國號東晉改元建武元年在位十六年壽四十

昔魏文帝篡漢任司馬氏為相世執魏政魏明帝時寶石負
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像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按司馬懿

張中宗馬牛
氏之子應馬
後之牛牛耳
不應又應渡
江之馬前後
無據

元帝出塞為
不廣

啓封於晉至愍帝方及七代此石馬數也懷愍二帝值五胡
亂華為賊劉聰所擄帝乃瑯琊王也同西陽王柔等五王同
渡江父老畏艱而歸之遂據有建業而為都焉是為東晉元
帝次有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之說其帝實非司馬氏也乃
瑯琊秦王妃夏后氏因與小吏牛氏通所生而冒司馬姓實
牛姓是也是應牛繼馬後之識也

元帝既即大位乃大赦天下其餘文武增一等帝與文武商議
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
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
重遠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晉且可以息檢數
之煩塞巧偽之端也帝不從群臣又請更立太子司馬紹為皇
太子帝從之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

按元帝之政
頗多深澗而
史稱其好刑
名之家未信
賜非之書
或第以詔太
子

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平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
妹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紹亮
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史說劉隗字大連
彭城人少有文翰因避亂渡江帝以為從事中郎帝既即位委
以重任深器重之時廬江太守梁龕明日該除婦服今日請客
奏伎當丞相長史周顗等二十餘人知龕有喪服未滿而宴會
非禮乃會劉隗令見元帝奏龕慢服之愆因上曰夫嫡妻長子
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
夫暮宴朝除慢服之愆宜肅紀律請免龕之官帝納之減龕俸
一月於是群臣無不憚之

鄧伯道棄子留姪

史說初鄧攸字伯道平陽人祖父鄧殷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

鄧伯道棄子留姪

王叔暉寫像





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請人圖夢，占者曰：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子不作汝陰，當作汝南也。後果應其夢，遷為汝陰太守。及至父早喪，少孤，與弟同居，為鎮軍將軍，以兄甚厚遇之。攸嘗詣鎮軍將軍賈混混府，以人訟之事示攸，因謂曰：卿能為我一決乎？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因此奇之，以女妻攸。至是，石勒兵至，百姓皆逃。時鄧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遁，被勒兵掠去牛馬，只得步行，以簾自蔽其兒及弟之子。鄧綏而行，攸自度盤纏希少，恐不得兩全，乃謂妻賈氏曰：路途遙遠，盤纏希少，宜減一口，方可保全。到南賈氏曰：可棄綏也。攸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與你年紀未老，後當有子矣。妻泣曰：恩不及如夫婦，親不及如父子，君何捨子而留死耶？攸曰：

鄧攸青袍曰
永加中攸曰
石勒兩獲石
見五幕下典
語說之坐而
飯馬飯半而
止悲胡人翻
較明人失火
燒車帶動更
棄胡胡之理
攸之度不可
為子乃曰向
為若徒作勤
矣夫此豈能

應乃死勒知
連之明誅胡
厚忠收遺其
野馬遺卷之
三

今事急矣，不得不棄。若留子棄姪，弟必絕嗣。傍人謂或不義，因是妻大哭而從。攸說乃放子於路，抱綬同走。其子朝東暮西，凡明日，攸以繩縛其子於樹而去。未至江東，元帝聞其義，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太守，人多欲之，元帝以授攸。至歲末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太守，因稱疾辭職歸家。郡有常例，凡守辭致者，送迎錢數百萬，因此吏民以其錢送攸，不受一錢。於是百姓數千人，不忍其去，乃留車敗舡，舡不得行，攸乃少停。至夜中密發遁去，故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攸歸家，思自棄子之後，妻不復孕，乃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妾說是比人遭亂流落至此，因道父母名姓，乃攸之甥。攸遂嫁之，不復畜妾，因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

伯道無兒時晉帝遣使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廆既受其爵以游邀為龍驤長史以劉翔為主簿命邀創朝儀裴嶷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中原之亂非明不能居也今諸郡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為西討之資未可便專以撰朝儀廆悅之以嶷為長史妻以軍務之謀諸部弱小者稍以繫取之皆嶷之力也

李矩遣將奪漢營

却說滎陽太守李矩聞洛陽太守趙固帥兵攻漢被漢太子縉等所敗乃遣將軍郭默郭誦領軍一萬來救趙固誦等既領兵出謂部將耿稚曰今漢太子劉縉屢勝趙固必不設備更謂困窮無救無如我等動兵你可引精騎八千夜行曉伏去到漢營待夜舉火燒其積壘擊鼓呐喊你道晉兵百萬在此劫營彼必

此
立
倚
可
破
用
兵
之
向
大
幸
如

自初殘殺乘亂而入可得漢營彼必逃散若得其險要則可擒。維得令即出引精騎八千依計而行來到漢營果無備。至夜耿維令諸兵放火鳴鼓吶喊漢太子劉粲聞知晉兵劫寨乃引腹心踰營先走。再據陽鄉漢兵無主俱各不知是計以為晉兵已殺入營。更又夜黑竝不相認俱各自相殘殺。亂竄逃潰。維等乘勢殺散其衆入據其營救滅其火。於是維等獲漢器械軍資不可勝數。漢主聰聞知大驚急使太尉范隆帥騎二萬來助太子劉粲合兵來圍其營。維見兵不至維等令諸軍殺其所獲牛馬而食之放火焚其軍資以兵突圍而出。再據牢關屯住。於是趙固得一軍為救應而退屯住。朝廷聞知李矩遣將大破漢太子劉粲之兵遣人持詔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却說都尉陳安叛相國司馬保舉兵逼上邽縣保使告急於

夏父尸陽南
異以反志普
重且能擇主

張寔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司馬保欲謀稱
尊號破羗都尉張詵知而言於寔曰南陽王保忘大体而亟欲
自尊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時天下以奉之寔從之
遣牙門將軍蔡忠奉表詣建康及至晉王已即帝位重賞蔡忠
而還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四月帝加王導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於是導遣從事顧和等行揚州邵國從事
去而復返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曰明
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之為政耶導咨嗟
稱善時漢姦斯則百堂火災燒殺劉聰之一三十一人聰痛哭
不已百官亦與傷悲

漢以王沈婢為后

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王劉聰聞之立以為左皇后當尚

詩邊舟第其
文王親迎如
氏之礼又聞
副睦賜宮人
頃后妃之德
題花始私
時後孝成
寇之上焉后

宋孝惠帝
後燕飲食父

書令王鑒中書監令崔懿之曹恂上書曰

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數育之義
主承宗廟母臨天下后土執饋皇后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
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之造舟姬氏以興閔睦
之化饗祚百世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已絕社稷
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奈何一旦以
婢主臣忘無福於國家也

漢王不納鑒又諫曰借使沈之弟女形餘却醜猶不可以塵椒
房況其家婢耶聰大怒命王沈收鑒等三人誅之鑒等臨刑沈
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
正坐汝輩輩與斬準耳懿亦謂準曰汝心梟獍必為國患汝既
食人今亦當食汝言訖而死朝臣無不嗟嘆

匹彈殺太尉劉琨

却說劉琨世子劉辟為段末柸所得。未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龔兄匹彈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為內應，使人為匹彈遞騎所獲，將其書未見匹彈。匹彈以其書示琨曰：「吾意亦不疑公因之以白公耳。」琨曰：「吾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耻。若兇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公可察之。匹彈初無害琨之意，將聽其還屯。其弟叔渾諫之曰：「劉琨雖無謀害之心，必定決謀歸之意。若聽其一面之虛詞，放還其屯，決不可制矣。不若留之。」匹彈遂留琨，不與還屯。會代郡太守辟問萬潛謀欲襲匹彈，而取劉琨事泄。匹彈令人收劉琨，縊殺之。劉琨從事盧諶等聞琨被匹彈所害，帥琨餘衆來依未柸。未柸受之朝廷已知，以匹彈尚強，異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及讓匹彈之過。

法曜聞琨被害上表稱劉琨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哀恤
數歲帝乃加贈太尉謚曰愍於是夷晉之人皆不附匹碑初
嶠奉劉琨命詣建康也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
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帝除嶠為散騎侍郎嶠聞母亡
乃奔喪固讓不拜苦請止歸詔曰今集逆未梟諸軍奉迎
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耶嶠不得已受拜為散
騎侍郎六月帝以刁協為尚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
劉琨俱為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坐上抑下排阻暴故為王氏
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

伐王儁律破劉虎

七月却說鉄弗國劉虎一名劉武因先與椅盧在并州結仇走
回國去聚得數萬之衆前來復仇其兵殺至吐部吐部大人連

世使人告急於代王壽律壽律盡起本部軍兵殺奔西部武知代兵來亦引軍出二軍會合於盤河之上代軍於盤河之上武軍於盤河布陣代王引軍於橋西布陣橫欄立馬於橋上大呼曰背賊之徒如何不見武亦乘馬至橋邊指代王曰你先助劉琨殺吾我今自復仇耳代王曰昔日先帝以汝無忠無義之人助桀為暴故要殺你今又狼心狗幸尚欲來侵吾地耶劉武大怒策馬挺鎗直殺上橋代王使東部大人交鋒戰到十合武抵當不住撥回馬便走東部大人乘勢追趕過橋武走入陞東部大人跑馬還入陣中軍不敢當如入無人之境後來在陣中追趕武手下健將四員齊戰被東部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奔走東部追劉武透出陣後武望山谷而逃東部驟馬在後厲聲高叫快疾下馬受降武亡箭盡落頭墜墜地披髮縱馬逃走遠矣

塞外其部落盡降於代王於是鬱律有西域烏孫款塞
吉以西土士馬精強雄於北方

劉約死去復還魂

却說漢王聰子劉約死了一指猶暖遂不敢殯歛忽然甦醒對
官人言見祖公劉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復從崑崙山三日
而返於不周山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宮室甚壯麗
號曰蒙珠離國當元海謂約曰東土有遮須夷國無王久待汝
父為之王耳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中國大亂汝且還後年當
來見汝不日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國王引約
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與吾遺漢皇帝因謂約曰劉郎後年來
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上俄而甦起使左右
去几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

此書乃秦漢
公王上帝而
秦漢天降
後年當大
受命而王
猶奇異也
道為異國之
故此為劉王
將亡之識與
錫池名祖龍
一類也